

中国名人**家**经典

盖士人读书，第一要有志，第二要有识，第三要有恒。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，有识则知学问无尽，不敢以一得自足，如海伯之观海，如井蛙之窥天，皆无识者也；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。

道
是
无
情
却
有
情

曾国藩

家书



潘德利 编著

辽海出版社

〈下〉

中国名人**金**经典

盖士人读书，第一要有志，第二要有识，第三要有恒。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；有识则知学问无尽，不敢以一得自足；如海伯之观海，如井蛙之窥天，皆无识者也；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。

道

是

无

情

却

有

情

曾国藩

家书



辽海出版社

(下)

潘德利编著



一八五五年

以身垂范而教子侄

——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

(1855年4月8日)

澄、温、沅、洪四弟足下

二十五日春二、维五来营，接家书数件，具悉一切。

乘财仗之时，兵勇抢动粮台，此近年最坏风气。向大人营中屡屡见之，而皆未惩办。兄奏明将万瑞书即行正法，奉严旨飭骆中丞即行正法。闻骆中丞不欲杀之，将附片奏请开释。近日意见不合，办事之难如此。

道是无情却有情



周万胜一案，唐父台既经拿获认供，既录供通禀，请在本县正法可也，立毙杖下可也，何必遣澄弟先至省城一次？既非湘乡署内之幕友，又非署内之书办，而仆仆一行，何不惮烦？谓为出色之乡绅耶，则刘，赵诸君皆不肯去，而弟独肯出头，且县署办案，必一一请乡绅去省一次，则绅士络绎于道矣。谓方吾军中之事耶，则军事极多，澄弟能一一管之耶？且军中事件，家中亦不宜干预。唐父台径禀来营，兄可批令正法也。自兄办军务以来，澄弟在兄左右得谤议甚多，澄弟肝气亦甚旺。人咎怨于弟，弟亦咎于人。去春在省在岳之景象，岂忘之耶？澄弟在省河告假归家之时，其意似甚忿嫉，若终身不愿复出家门者。而今忽又至省一行，将何颜以对兄乎？澄弟来此回信，务望即刻回家。凡县城、省城、衡城之事，一概不可干预。凡阁叔受辱之事，可为前车之鉴。提捐项五万，前有此札，后因武昌失守，又有札止之。凡有



信托商大营事者，弟概辞以不管可也。捐项事尤不可干预。湖南捐项，实未多解交吾军，十月以后未解一文。粮台所抢，陕西、江西之银也。兄在外年余，惟有忍气二字日日长进，常恐弟等在家或受侮辱，故不惮迫切言之，不知弟果知兄之意否也？

吾癖疾大发，幸精神尚足支持。罗山在广信府大获胜仗，杀贼三四千。塔军门在九江平安。吾常有家信并奏摺寄回，而来信言塔公回鄂，不听吾家信，而专听谣言，何也？

纪泽儿读书记性平常，读书不必求热，且将《左传》、《礼记》于今秋点毕，以后听儿之自读自思。成败勤惰，儿当自省而图自立焉。吾与诸弟惟思以身垂范而教子侄，不在海言之谆谆也。即候近祺^①。

兄国藩手草

^① 祺：吉祥的意思，书信中用为祝颂语。



静心读名人文集以养病

——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

(1855年5月26日)

道是无情却有情

澄、温、沅、季四位老弟足下：

二十五日春二、维五到营，接奉父亲大人手谕并澄沅来信、纪泽儿禀函，具悉一切。

此间自四月十九小挫之后，五月十三各营在青山与该逆大战一次，幸获全胜。该逆水战之法尽仿我军之所为，船之大小长短，桨之疏密，炮之远近，皆与我军相等。其不如我军处，在群子不能及远，故我军仅伤数人，而该逆伤亡三百余人。其更胜于我处，在每桨以两人推送，故船行更快。



罗山克复广信后，本可即由饶州、都昌来湖口会剿，因浙江抚台札令赴徽州会剿，故停驻景德镇，未能来湖口，顷又因义宁州失守，江西抚台调之回保省城，更不能来南康、湖口等处矣。事机未顺，处处牵掣，非尽由人力作主也。

水丰十六里练团新集之众，以之壮声威则可，以之打仗则恐不可，澄弟宜认真审察一番。陈锜系加捐何职，俟查明再复。现在大营并无部照，如果漏填，尚须向麓西处借填耳。小划子营，如有营官、哨官之才，望即告知荫亭，招之以出。沅弟荐曾和六，其人本有才，但兵凶战危，渠身家丰厚，未必愿冒险从戎。若慷慨投笔则可，余以札调则不宜也。朱楚成之才，不过能带一舢板耳，亦不值一札。闻父亲所办单眼镜甚为合用，但引眼宜略大，用引线两三根更为可靠。

沅弟买得方、姚集，近已阅否？体气多病，

道是无情却有情



得名人文集静心读之，亦自足以养病。凡读书有难解者，不必遽求甚解。有一字不能记者，不必苦求强记，只须从容涵泳^①。今日看几篇，明日看几篇，久久自然有益。但于已阅过者，自作暗号，略批几字，否则历久忘其为已阅未阅矣。筠仙来江西时，余作会合诗一首，一时和者数十人，兹命书办抄一本寄家一阅。

癖疾近已大愈，惟今年酷暑异常，将士甚苦。余不一一，即问近好。

兄国藩手草

^① 涵泳：沉浸。此处指慢慢的阅读。



一八五六年

不愿子孙为大官

——谕纪鸿

(1856年9月29日)

字谕纪鸿儿：

家中人来营者，多称尔举止大方，余为少慰。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，余不愿为大官，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。勤俭自持，习劳习苦，可以处乐，可以处约。此君子也。余服官二十年，不敢稍染官宦气习，饮食起居，尚守寒素^①家风，极俭也可，略丰也可，太丰则吾不敢也。

^① 寒素：家世清贫。

道是无情却有情



凡仕宦之家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返俭难。尔年尚幼，切不可贪爱奢华，不可惯习懒惰。无论大家小家、士农工商，勤苦俭约，未有不兴，骄奢倦怠，未有不败。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，早晨要早起，莫坠高祖考^①以来相传之家风。吾父吾叔，皆黎明即起，尔之所知也。

凡富贵功名，皆有命定，半由人力，半由天事。惟学作圣贤，全由自己作主，不与天命相干涉。吾有志学为圣贤，少时欠居敬工夫，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。尔宜举止端庄，言不妄发，则入德之基也。手谕。时在江西抚州门外

九月二十九夜

^① 祖考：祖先，生曰父，死曰考。



新妇自勤于作羹纺绩

——谕纪泽

(1856年10月2日)

字谕纪泽儿：

胡二等来，接尔安禀，字画尚未长进。尔今年十八岁，齿已渐长，而学业未见其益。陈岱云姻伯之子号杏生者，今年入学，学院批其诗冠通场。渠系戊戌二月所生，比尔仅长一岁，以其无父无母家渐清贫，遂尔勤苦好学，少年成名。尔幸托祖父余荫，衣食丰适，宽然无虑，遂尔酣豢佚乐，不复以读书立身为事。古人云劳则善心生，佚则淫心生，孟子云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吾虑尔之过于佚也。新妇初来，宜

道是无情却有情



教之人厨作羹，勤于纺绩，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。大、二、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？三姑一嫂，每年做鞋一双寄余，各表孝敬之忱，各争针黹（zhǐ，音止）^①之工；所织之布，所寄衣袜等件 [抄本顶批：“此处似有阙文。”]，余亦得察闺门^②以内之勤惰也。余在军中不废学问，读书写字未甚间断，惜年老眼蒙，无甚长进。尔今未弱冠，一刻千金，切不可浪掷光阴。四年所买衡阳之田，可觅人售出，以银寄营，为归还李家款。父母存，不有私财，士庶人且然，况余身为卿大夫乎？

余癖疾复发，不似去秋之甚。李次青十七日在抚州败挫，已详寄沅浦函中。现在崇仁加意整顿，三十日获一胜仗。口粮缺乏，时有决裂之虞，深用焦灼。

尔每次安禀详陈一切，不可草率，祖父大

① 针黹：做针线，刺绣。

② 闺门：古代称内室的门。



人之起居，合家琐事，学堂之工课，均须详载。
切切此谕。

父涤生字

道是无情却有情



世家子弟当力戒奢傲

——谕纪泽

(1856年11月5日)

道是无情却有情

字谕纪泽儿：

接尔安禀，字画略长进，近日看《汉书》。余生平好读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庄子》、韩文四书，尔能看《汉书》，是余欣慰之一端也。

看《汉书》有两种难处，必先通于小学、训诂之书，而后能识其假借奇字；必先习于古文辞章之学，而后能读其奇篇奥句。尔于小学、古文两者皆未曾入门，则《汉书》中不能识之字，不能解之句多矣，欲通小学，须略看段氏《说文》、《经籍纂诂》二书。王怀祖名念孙，高



邝州人先生有《读书杂志》，中于《汉书》之训诂极为精博，为魏晋以来释《汉书》者所不能及。欲明古文，须略看《文选》及姚姬传之《古文辞类纂》二书。班孟坚最好文章，故于贾谊、董仲舒、司马相如、东方朔、司马迁、扬雄、刘向、匡衡、谷永诸传皆全录其著作；即不以文章名家者，如贾山、邹阳等四人传、严助朱买臣等九人传、赵充国屯田之奏、韦元成议礼之疏以示贡禹之章、陈汤之奏狱，皆以好文之故，悉载巨篇。如贾生之文，既著于本传，复载于《陈涉传》《食货志》等篇；子云之文，既著于本传，复载于《匈奴传》《王贡传》等篇，极之充国《赞酒箴》，亦皆录入各传。盖孟坚于典雅瑰玮^①之文，无一字不甄采^②。尔将十二帝纪阅毕后，且先读列传。凡文之为昭明暨姚氏所选者，则细心读之；即不为二家所选，

道是无情却有情

① 瑰玮：奇伟；卓异。

② 甄采：鉴别，选取。



则另行标识之。若小学、古文二端略得途径，其于读《汉书》之道思过半矣。

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、傲字。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，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，舆马仆从习惯为常，此即日趋于奢矣。见乡人则嗤其朴陋，见雇工则臣[颐]指气使，此即日习于傲矣。《书》称“世禄之家，鲜克由礼”，《传》称“骄奢淫佚，宠禄过也”。京师子弟之坏，未有不由于骄、奢二字者，尔与诸弟其戒之。至嘱至嘱！

父涤生字



一八五七年

无恒则一事无成

——致沅弟

(1857年12月14日)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十二日正七、有十归，接弟信，备悉一切。

定湘营既至三曲滩，其营官成章鉴亦武弁中之不可多得者，弟可与之款接。

来书谓意趣不在此，则兴会索然。此却大不可。凡人作一事，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。首尾不懈，不可见异思迁，做这样想那样，坐这山望那山。人而无恒，终身一无所成。我生

道是无情却有情